

呼和浩特地区鲜卑墓 所反映的社会问题

卜扬武 程 奎

呼和浩特地区地势北高南低，北部为属于阴山山脉的大青山，中部和南部为开阔的土默特冲击平原。自古以来，呼和浩特地区就为我国北方重要的民族融合之地，有很多游牧民族都在这里留下若干活动遗迹，其中较重要的有属于鲜卑民族的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①和托克托县的古城村古城^②，前者为拓跋氏初都之地，后者为“云中”故城。据史书记载，公元三世纪中叶到四世纪末拓跋珪迁都平城这一百多年时间里，鲜卑拓跋部活动的中心就在呼和浩特一带。因此，本

文在辑录呼和浩特地区鲜卑墓的基础上，对墓葬所反映的相关社会问题作初步的探讨，籍以求教于众位方家。

一、呼和浩特地区的鲜卑墓

1955年和1961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呼和浩特郊区美岱村南宝贝梁发现北魏小型砖室墓各一座^③（分别编号为M1、M2），出土遗物按质地可分为金、铜、铁、陶、漆五类。现归纳如下：

M号	葬式	葬具	随 葬 品																				
			金 器			铜 器							铁 器					陶 器		漆器			
			戒指	菱形片	小铃	镇灯	鍮斗	铜钱	勺	虎符	饰牌	兽形器	戒指	嘎拉哈	刀	剑	钉	环	甲冑		罐	壶	
M1	不明	木棺	1		1	1	1	20	2	2	1	6	1	1	1		20	23		13		不明	
M2	不明	木棺	1	27	7	1			1								2	12	5	3	2	36	不明

M1、M2均为竖井砖室墓。木棺都为梯形榫卯结构，并附带同一类型的铁钉和铁环，且两墓仅相距200米，地处一个低缓的山坡上，器物组合和风格也都有明显的相似性。一号墓中出土了一件典型的鲜卑特色的双耳高圈足铜鍮，底有三鍮孔；二号墓中也出土了一件双耳深腹高圈足铜鍮，所不同的是底有四鍮孔，两者是否有承袭关系？在一号墓中出土了和扎赉诺尔^④及南杨家营子^⑤的羊矩骨类似的铜嘎拉哈一件。羊矩骨，是鲜卑早期遗迹中经常发现的一种骨质玩具，现在东北一带仍然流行。到呼和浩特地区便被一

种类似的铜嘎拉哈所代替，显然这是沿袭旧俗。二号墓中发现相类似的实物，而出土了比一号墓数目较多的匈奴族器物，如27件菱形金片，7件金小铃，这些显然是鲜卑迁徙到“匈奴故地”之后新出现的器物，且二号墓中出土了近似一号墓三倍的陶器，这当是一种受农耕文化影响加深的物证。在南北朝时期，呼和浩特地区是北方民族融合的交汇中心，各民族都在阴山山脉的大青山南北一带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融合，越到后期，单元的文化内涵越复杂，时间越早，单元的文化内涵越单纯。二号墓中出土了比一号墓数

目较多的匈奴族风格的金器，还有大量的陶器，这都说明二号墓受匈奴族、汉族文化的影响要比一号墓深，可见二号墓的年代大致要晚于一号墓。两墓都出土的双耳高圈足铜钺，是游牧生活习用的器物，说明这时的鲜卑仍以流动放牧为主要的的生活方式。两墓的年代当相当于四世纪初拓跋猗卢建立代国前

后，二号墓可能稍晚一些。

和一号墓及二号墓同一族属的鲜卑墓在呼和浩特地区发现的还有郊区添密梁北魏墓^⑥该墓发现在大黑河南一处地势较高的起沙场上，墓葬已被扰乱，只见一男骸，清理出土23件随葬器物，还有棺木残迹。遗物分金、银、铜、铁、陶和其它共六类，现归列如下：

母类	金器	银器		铜器	铁器			陶器(罐)			其它(串珠)
子类	金饰牌	银丝手钁	饰件	钺	棺钉	环扣	深盘口	浅盘口	敞盘口	串珠	
数量	1	4	1	1	8	2	1	1	3	1	

墓中所出的双羊五轮金饰牌是拓跋鲜卑文物的精品，和扎赉诺尔、辽宁义县^⑦及乌盟二兰虎沟^⑧出土的鹿纹饰牌比较，令人惊奇地发现，羊鹿两种不同动物造型在这里竟能相似。尤似二兰虎沟所出土的双鹿纹铜饰牌，不仅动物身形一致，而且在图案设计上，均采用中轴对称法，在饰牌装饰和边框的设计上也存有明显的一致性，显然这是鲜卑迁到呼和浩特地区仍旧沿袭原来传统而创造的器物。墓中所出的盘口罐在形制上也和扎赉诺尔的盘状口陶器有所类似，不过这时的陶器在器形上新出现了颈部变长变细的特征，和中原魏晋时流行的盘口长颈风格也有很多相似点，墓中所出的一件肩部饰一周弦纹的陶壶和包头固阳北魏墓群^⑨中出土的一件编号为M1:1的敞口颈细鼓腹陶壶极为类似，两墓的时代均大致相当于北魏建国后或迁都平城后。

1980年9月，在呼市土左旗讨合气村发现北魏墓一座^⑩，出土了一批金器和铁器，还有残骨器。其中金器多为带饰和饰牌类，最珍贵的有“神兽纹”带饰，云纹饰牌等。铁器中有铁剑、铁刀、铁镞、马衔等，大量的铁制马具和武器的出现，说明拓跋鲜卑在这时过

着频繁征战的游牧生活。出土的残骨角器和扎赉诺尔及南杨家营子的墓葬器物组合最为接近，还有可能是该地区发现的最早的鲜卑墓葬，其时代大约相当于三世纪中期，拓跋力微迁“定襄之盛乐”前后。

1975年，内蒙古博物馆在呼市大学路清理北魏墓一座^⑪。该墓为一带甬道的砖室墓，墓室近方形，四壁外凸成弧线形，墓顶为四角攒尖式，券顶，墓门为拱形，整个墓室是由饰有忍纹和莲花纹的砖砌成，人骨架两具，为男女合葬墓。

墓中出土34件随葬品，皆为陶质，包括甬、生活用具和畜牧、家禽及牛车四类，简列如下表：

两件鲜卑女俑头戴风帽，穿斜领窄袖曳地长袍，两件盘口鼓腹平底罐，和美岱村的北魏墓所出陶罐如出一辙，显然为同一族属之器物。该墓与前两墓所不同的是出土器物皆为陶器，且出现了大量中原地区魏晋墓中常见的陶俑，禽畜和生活实用器的模型，还有中原地区东汉以来流行的牛车。在墓中随葬俑类及生产实用器的模型是汉魏以来中原地区逐渐形成的葬俗。大学路北魏墓和在大同发现的北魏太和八年司马金龙墓一样^⑫都在

母类	俑				牧畜、家禽						生产用具						牛车	
	武士俑	男俑	女俑	女舞乐俑	马	骆驼	羊	猪	犬	鸡	罐	灯座	仓	灶	井	磨		碓
数量	2	3	2	8	1	1	2	2	2	2	2	1	1	1	1	1	1	1

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原地区汉文化的影响和同化，而在墓葬中已经没有什么单纯的民族特色了，可见该墓在呼和浩特地区发现的鲜卑墓中年限排列最晚，当相当于鲜卑统一黄河流域之后。

综上所述，呼和浩特地区迄今所发现的五座拓跋鲜卑墓，在时代上是能前后相联的。其中以讨合气之墓为最早，约相当于三世纪中叶拓跋力微迁“定襄之盛乐”前后，美岱村两墓约相当于四世纪初拓跋猗卢建代及什翼犍初当政时期，其中二号墓可能稍晚，添密梁墓和包头固阳鲜卑墓群相近，约相当于北魏迁都平城后，大学路墓在该类墓葬中年代最晚，约当北魏统一黄河流域之后。

二、呼和浩特地区的鲜卑墓所反映的诸问题。

十六国时期及其后，我国北方统治集团大都由鲜卑族组成。鲜卑大体上可以分成南迁较早的东部鲜卑和南下较晚的拓跋鲜卑，两者之间的界线很难区分，但呼和浩特地区的鲜卑遗迹则皆为拓跋鲜卑所致。

有关拓跋鲜卑活动及南迁的遗迹分布及内涵情况，宿白先生在其《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参见《文物》1977年第5期）一文中，有详尽的论证，此不赘言。呼和浩特地区发现的五座鲜卑墓中，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鲜卑实物，为探讨该地区的鲜卑文明提供了切实的物证。因此，笔者不揣浅陋，在

介绍该地区鲜卑墓葬的基础上，对拓跋鲜卑墓葬所反映的若干问题进行粗略的描述。

（一）拓跋鲜卑所反映的社会制度问题

属于拓跋鲜卑入居土默川平原之前的遗址，在乌盟凉城的小坝子滩^①，集宁的二兰虎沟^②和达茂旗东北方^③等地都有发现，大量的实物证实，这时的拓跋鲜卑在社会形态上当为奴隶制末期，即恩格斯所言的“军事民主制”阶段。

1956年，在呼和浩特东南的乌盟凉城县小坝子滩发现一批居“代郡之参和坡北”的猗奴部遗物，内中包括三枚驼钮官印，即“晋鲜卑归义侯”金印，“晋乌丸归义侯”金印和“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猗奴为北魏神元皇帝拓跋力微孙，在昭皇帝禄官时，为中部大人，后谥为皇帝。这三方印章从字面上看，有两枚属鲜卑，一枚属乌桓（丸同桓）。史载猗奴西晋末助晋并州刺史司马腾击匈奴部刘元海有功，晋假以“大单于，金印紫绶”。这三方印章及伴出物，可能就是西晋末年晋皇帝因拓跋部协腾击刘有功所赏赐给拓跋部的物品。鲜卑因军功而受封，假以侯爵，说明拓跋部在四世纪初已有很强的势力了，因军功而得到晋的赏识，成为其在北方的侯国。在属于鲜卑族的遗物中混出乌桓的金印，是否可以解释为这时乌桓已归顺鲜卑，被鲜卑所融合兼并？果真如此，那么鲜卑在三世纪后半叶到四世纪初正在进行着一个军事征服的社会化过程。

鲜卑在完全入居呼和浩特地区以后，由

于受到该地自然条件的影响和当地文化的冲击,原有的军事民主制的基石松动了,鲜卑开始逐步大量吸收汉文化,以讨合气、美岱村、添密梁、大学路北魏墓的演进来看,铁质器物 and 陶器在随葬器物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这是否为拓跋珪在四世纪末“息众课农”的效果?到相当于北魏统一黄河流域的大学路鲜卑墓葬时,34件随葬品皆为陶质,并且在器物组合上和中原地区汉魏墓中所常见的规格也皆然相同,说明至少在这时,拓跋鲜卑已经完全完成了由军事民主制向封建化的转变过程,已经过着和中原地区差别不大的政治生活了。

(二) 拓跋墓葬所反映的军事问题

在讨合气村北魏墓中出土了铁剑、铁刀、铁镞及马衔等物,在美岱村一号墓中出土了虎符2、铁刀1,二号墓中发现铁剑1、甲冑片3,在这时代以后的添密梁和大学路墓中,没再发现反映战争主题的兵器类实物,在大学路墓中只出土了两件和汉魏时中原风格相同的武士俑,这一切都反映出在北魏初期的社会生活中,战争都占着很大的因素,频繁的征战和无定居的四处迁移,武器已成为鲜卑民族生活中的必备之物。那时的鲜卑过着出则为兵,入则为民的部落联盟酋长式生活。“皇帝与河内太守”字样的虎符和凉城发现的驼钮金银印和大量的铁质武器的存在,正是入居河套平原东部的鲜卑拓跋部民族籍以保身和融合、兼并其它部落的见证。史载,入居河套平原一带的拓跋部曾与那里其他民族进行过连年的战争,战争在地域上主要集中在以阴山为屏障的南北地带;因军事力量的消长,拓跋部曾几次回旋于阴山南北。战争在时间上主要集中在昭成帝什翼犍和道武帝拓跋珪时代。两帝曾多次西袭高车柔然诸部,北击蠕蠕,东退鲜卑慕容部、南却后燕。在拓跋中后期,因军事、政治力量的庞大,才南迁平城,使重心前移,到明元

帝拓跋焘太延五年(公元439年)终于统一了黄河流域。北魏迁都平城后,呼和浩特地区已经成为鲜卑向南发展的后方基地,它已经从连年征战的恶梦中苏醒过来,添密梁和大学路的北魏墓已经远离了战争的硝烟,精致的“双羊五轮”金饰牌和银丝手镯及富有装饰作用的绿松石串珠,及大学路北魏墓中形类各异的舞乐俑及马牛羊等禽畜的模型和庖厨类明器的出现,而唯独没有早期的兵器类实物,说明北魏的呼和浩特地区到相当于添密梁和大学路的墓葬时期已是舞乐升平的景象了,战争已如过去的游牧迁徙一样,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了。

(三) 拓跋墓葬反映的经济文化问题

在讨合气和美岱村的北魏墓中,均出土制作精美的动物纹饰牌,讨合气墓出土的金质饰牌有10件之多,当然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墓主人身份的高贵。在美岱村的一号墓中也出土了一件鸟兽相斗纹饰牌,在添密梁的北魏墓中出土一件精致的“双羊五轮”金饰牌,这些饰牌的纹样均是来用锤髹技法制成的。锤髹本是匈奴制作饰牌的一个传统方法,后被其它民族所借鉴。在美岱村的两座鲜卑墓中还各出土绿松镶嵌的动物饰金戒指一枚,用动物图案和宝石装点指环,也是匈奴习用的一种技艺。这些器物的出现,说明匈奴的文化已被鲜卑所吸收应用。在讨合气鲜卑墓中出土羽兽纹带饰2、云纹饰牌2、火焰纹饰牌4,在神兽的肋间描出双翅,本是西斯基泰文明的特色,火焰纹也是西亚安息一带器物上常见的纹饰,这些特征都说明鲜卑在幅员广大的地域上进行了文化和经济的交流。在河套平原以东的乌盟二兰虎沟和北部的达茂旗的鲜卑墓葬中,曾发现过玻璃质的琉球和涂釉陶器,这既说明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如上一样隐含着中亚细亚文化的因素。在添密梁发现的“双羊五轮”饰牌,其中“五轮”系鲜卑文化中首次发现,且在整个饰

牌中占据重要的画面。该饰牌轮口鼓实辐条固定,数目分别为4、5、6、7,居中的轮辐为五根。史载道武帝拓跋珪在登国年间曾数次西袭高车诸部,俘获并离散了大量的高车人,他们的大轱辘车被鲜卑所认识和应用,因此在饰牌中便模拟车轮的形象。当然也不排除高车人制作这种饰牌的可能。另一种也许是佛教信仰的反映,在大青山南北地域也发现很多北朝时与佛教有关的实物,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鲜卑拓跋部在入居内蒙古草原之后,通过战争不断地征服兼并其他民族,在兼并之余又借鉴、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在客观上为南北朝时出现的北方民族大融合做出积极的贡献。

鲜卑拓跋部在东北和辽西一带,盛行用动物骨骼殉葬的风俗,并且多为丛葬。到河套平原一带的凉城、和林格尔时,这种古老的葬俗已经消失了。反映游牧生活的骨角器在墓葬中所占的比例也逐渐减少。在河套平原东北的达茂旗三号墓所出的陶壶中发现了很多稗粒,反映了农业因素的增长,并且墓葬中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象^①。在二兰虎沟的鲜卑墓中,出土了铜镜和铸汉字“大吉”字样的风铃^②,这一切都表明受汉族农耕文化影响的加深,可能在四世纪初,拓跋已经产生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农耕和定居逐步进入鲜卑生活的主舞台。美岱村的两座小型墓大概就相当于这个时期。在这时或稍后,原来的部落联盟酋长制被新建立的国家制所取代,汉文化取得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民族大融合的政治基础形成了。

到大学路北魏墓中,汉族的农耕和定居的生活方式已完全取代鲜卑的游牧习俗,大量的河南晋墓风格的陶俑的出现,种类齐全的禽畜类模型和典型的庖厨类冥器及牛车的出土,都可归结为这时鲜卑在葬俗上已经改用汉制,并且在经济生活中,已经和汉族没

有多少差别了。

在呼和浩特地区的鲜卑墓中,出土众多的器物及其各不相同的质地,说明北魏手工业已达到很高的水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冶矿业和铸造业,大量金属器物的制作十分精美,并且在工艺上已经掌握了汉族的漆器制作技术和匈奴的锤鍍技法。《魏书·太祖纪第二》载,拓跋珪于“天兴元年(公元398年)春正月,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徙何、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技巧十余万口,以充京师”。当时的京师即为云中之盛乐。署:《魏书·校勘记》释为百工技巧所属之机构”。说明北魏的手工业已经分出了门类众多的作坊和衙署,加强了其分工精细化程度和提高了协作的合理化水平,使百工各司其职,社会分工已经向纵深和宽广的领域发展。

三、结 语

北魏鲜卑政权,在呼和浩特地区的活动,是其入主中原的前奏,相应地呼和浩特地区也是北魏向中原发展的后方基地。在呼和浩特地区这片自然条件优良、宜农宜牧的土地上,鲜卑民族与汉及其他民族进行广泛的接触。正是空前的民族融合及经济文化的交流、休养生息、社会安定,才使得鲜卑社会改变了原有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与生产关系,从而发展壮大起来,最后入主中原。所以,北魏时期的呼和浩特地区是民族融合的中心点和发祥地,也是鲜卑发展昌盛的关键所在。

注 释

- ①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和林格尔县土城子试掘记要》,《文物》1961年9期。
- ② 德新、卜扬武:《呼和浩特地区文物工作概述》,《呼和浩特文物》第一期。
- ③ 李逸友:《呼和浩特市美岱村北魏墓》,《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1964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呼和浩特美岱村北魏墓》,《考古》1962年2期。
- ④ 郑隆:《札赉诺尔古墓群》,《内蒙古文物资料》(下转123页)

厘米，通宽120厘米，实际共有十九行，其中有十二个整行（每行12至16字不等），其余为半行，是抬头另行与题名。全文共计201字，与《魏书·礼志》所载内容相近，但多出78个字，其中个别词句的修改，可能为编史时更动的。石刻文字古朴雄健，书法风格介于汉隶之后，早期魏碑之前，近似汉隶八分书。兹按分行之原状，用今体字加注标点，将嘎仙洞石刻祝文抄录如下：

维太平真君四年癸未岁七月廿五日，
天子臣焘，使谒者仆射庠六官、
中书侍郎李敞、傅瓮，用骏足、一元大武、
柔毛之牲，敢昭告于
皇天之神：开辟之初，祐我皇祖，于彼土田。
历载亿年，聿来南迁。应受多福，
光宅中原。惟祖惟父，拓定四边。庆流
后胤，延及冲人，阐扬玄风，增构崇堂。克
翦凶丑，威暨四荒。幽人忘暇，稽首来王。始
闻旧墟，爰在彼方。悠悠之怀，希仰余光。王

业之兴，起自皇祖。绵绵瓜瓞，时惟多祜。
归以谢施，推以配天。子子孙孙，福祿永
延。荐于
皇皇帝天，
皇皇后土。以
皇祖先可寒配，
皇妣先可敦配。
尚飨！

东作帅使念菡

通观祝文，它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嘎仙洞就是拓跋鲜卑祖先长期居住的地方。拓跋鲜卑先祖石室位于北纬50度以北，它无可争辩地证实我国古代的鲜卑人自古以来就居住在大兴安岭北部的丛山密林中。这里是中国历史上北魏王朝皇帝的故乡，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嘎仙洞遗址的发现，不仅为世人解开了鲜卑民族历史上的千古之谜，而且为历史地理学、考古学、民族学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上接108页）

- 料选辑》，1964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的遗址和墓葬》，《考古》1964年1期。
- ⑥ 卜扬武：《鲜卑金饰牌及篦纹陶罐》，《呼和浩特文物》第一期
- ⑦ 刘谦：《辽宁义县保安寺发现的古代墓葬》，《考古》1963年1期
- ⑧⑩⑪郑隆等：《察右后旗二兰虎沟的古墓葬》，《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1964年内蒙人民出版社。
- ⑨ 包头文物管理处：《包头固阳发现北魏墓群》，《考古》1987年1期。
- ⑫ 伊克坚、陆思贤：《土默特左旗出土北魏时期文物》，《内蒙古文物考古》第3期。
- ⑬ 郭素新：《内蒙古呼和浩特北魏墓》，《文物》1977年5期。
- ⑭ 大同市博物馆：《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3期。
- ⑮ 参见《内蒙古出土文物选集》57—60页，1964年文物出版社。
- ⑯⑰⑱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文物》1977年5期。